

《解深密经》译本及疏的文献史考察

熊 烨 黄兴旺

【摘 要】本文以东亚汉藏佛教中《解深密经》的16种译本以及36种注疏的历史和内容为背景,采用历史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对其译介、注疏的历史展开梳理。就经本译介的前后历史而言,以四种汉译和一种藏译本为最古,其内容虽然无宗学上的分判,却有文献校勘上的区别。就注疏而言,尽管大部分已亡佚,现存的诠释文本却有学派上的分歧,其中就包括以无著、圆测、遁伦、空海等大师为代表的瑜伽行派系统,以及以智藏、觉通等大师为代表的中观自续派系统。围绕校勘与宗学差异的研究,尽管自20世纪开始,就有Étienne Lamotte、野泽静证、John Powers等佛教学者以此为线索,形成“小经集合说”“先有完整经本说”等各种不同观点,但并不妨碍该经宗学文献以瑜伽行派为主流之历史导向。

【关键词】解深密经;译本;注疏;文献史

【作者简介】熊烨,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博士生;黄兴旺,戒幢佛学研究所编辑部副主任。

【原文出处】《佛学研究》(),2022.2.88~102

《解深密经》(*Samdhinirmocana Sūtra*)历来为印度佛教中观、瑜伽两大学派所重视,诸如莲花戒、宗喀巴、觉通、智藏、圆测、清辨等大师对其都有涉及。尽管清辨、宗喀巴等大师的诠释结果与传统瑜伽行派有所不同,比如清辨对于唯识性的否定、宗喀巴在《不了义善说藏论》中以该经为切入点而去成立中观应成派的观点,但我们仍能从这些文献中看到该经在诠释、禅修、认识论等方向对瑜伽行派的功用定位,及其对格鲁、宁玛、三论宗等宗派所产生的影响。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该经的文献史考察,仅唐代圆测与Étienne Lamotte、John Powers、Nakamura Hajime等学者的少量专著中有所提及,至今未见一个比较完整的综述。为此,本文将从“译本的文献史”“注疏的文献史”两个方面作一个整理与回顾,以弥补这一领域的研究空白。

一、译本的文献史

就《解深密经》的结集时间而言,A. K. Warder、Lewis Lancaster等大多数学者将其判定在般若系经

典的结集之后,属于初期瑜伽行派,为公元1-2世纪前后的中期大乘经典。^①然而Lambert Schmithausen认为该经最晚在3世纪前后形成。^②这一观点也被John Powers^③、Alex Wayman^④、Sylvain Levi^⑤、Nakamura Hajime^⑥等学者认可。此外,胜吕信静^⑦、包蕾^⑧、高桥晃一等学者将其时间上限提高到公元4-5世纪。若据Matsuda Kazunobu等学者关于已亡佚于13世纪的结论^⑨和仅存的梵本残片^⑩来看,公元1-3世纪的结集区间或能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围绕译本的问题,山田龙城等学者认为玄奘于公元647年在长安弘福寺^⑪翻译的通行的八品之文,应该是亡佚的梵文十万颂广本之略,共一千五百颂。^⑫这与圆测^⑬、演培^⑭、Matsuda Kazunobu、高崎直道^⑮等人的判断相符。不过,就现存文献与他们的研究成果来看,仍有三点值得引起注意:(1)诸译本中仅有藏译本补出作者为Thogs med(无著)的说法;(2)芳村修基在《丹噶目录》研究中标出的颂仅有1220颂;(3)Matsuda Kazunobu从汉藏文献的比对来证明La-

motte 的观点,认为《解深密经》是小经的集合。其中,前2种观点与现存汉传文献的差异无法调和,第3种结论仍带有诸多的假设性。此外,单就古代经录、现存目录、注疏内容所载情况而言,在玄奘译本之外,尚有四部汉译本、三种日译本、一种藏译本、一种法文译本以及五种英译本、一种韩文译本、一种西班牙译本等。可分类陈述如下:

(一)5-6 世纪的四部汉译本

第一部汉译本的出现,要归到刘宋天嘉十二年到二十年(435-443),为中印度求那跋陀罗(Gunabhadra)在润州江宁县东安寺所译的《相续解脱地波罗蜜了义经》一卷,由法勇传译度语。^①现刊于高丽藏(此)、宋藏(身)、元藏(身)、明藏(发)、缩刻藏(黄八)、卮续藏(九·六)、大正藏(一六)、NJ154^②等中,可对应《深密解脱经·圣者观自在菩萨问品第十》《解深密经·地波罗蜜多品第七》,即藏译的第九品。^③

第二部汉译本可溯源至刘宋天嘉十二年到二十年(435-443)^④,为中印度求那跋陀罗在润州江宁县东安寺所译的《相续解脱如来所作随顺处了义经》一卷。此经现刊于高丽藏(此)、宋藏(身)、元藏(身)、明藏(发)、缩刻藏(黄八)、卮续藏(九·六)、大正藏(一六)、NJ155 等,可对应《深密解脱经·圣者文殊师利菩萨问品第十一》《解深密经·如来成所作事品第八》,即藏译的第十品^⑤。

以上二种译本在5世纪初期被通称为《相续解脱经》。到隋代费长房以“明相续解脱地波罗蜜了义经”^⑥来统称二经后,此经的称呼开始二分。这种情况,也为智升《开元释教录》继承。智昇修订“明相续解脱地波罗蜜了义经”为“相续解脱地波罗蜜了义经”,保持以“相续解脱地波罗蜜了义经”来统称,一直延续到清代。到近代的《大正藏》,这种统称才正式二分为“相续解脱地波罗蜜了义经”与“相续解脱如来所作随顺处了义经”。

至于第三种汉译本,则为北印度菩提流支(或道晞^⑦)在洛阳显阳殿和永宁上寺^⑧译的《深密解脱经》

(或名《深密经》),共五卷十一品,为全译本。就该经的翻译时间而言,文献记载有三种说法:(1)元魏延昌二年(公元513年,见《解深密经疏》卷一);(2)延昌三年(公元514年,见《开元录》卷六);(3)永熙二年(公元533年,见昙宁所造的《深密解脱经序》)。就其可靠性来说,昙宁与菩提流支时间相近,智昇、圆测则较远,故本文不采用学术界依圆测所说的延昌三年(514),而以昙宁记载的时间为主。此经现刊于高丽藏(盖)、宋藏(此)、元藏(此)、明藏(效)、缩刻藏(黄八)、卮续藏(一〇·六)、大正藏(一六)、NJ246。

第四种汉译本为西印度真谛(Paramārtha)于陈天嘉二年(561)^⑨在建造寺^⑩所译的《解节经》,共一卷四品。其中,〈不可言无二品第一〉〈过觉观境品第二〉〈过一异品第三〉〈一味品第四〉,可对应《解深密经·胜义谛相品第二》,以及《深密解脱经》的〈圣者善问菩萨问品第二〉〈圣者昙无竭菩萨问品第三〉〈圣者清静慧菩萨问品第四〉〈慧命须菩提问品第五》。^⑪此经现刊于高丽藏(此)、宋藏(身)、元藏(身)、明藏(发)、缩刻藏(黄八)、卮续藏(九·六)、大正藏(一六)、NJ156 等。就其内容来说,John Powers 认为该经与藏文译本并不一致。^⑫对此,笔者在比对藏译本和汉译本后,并不是特别认同。若就译文词汇来说,其少量差异确实存在,但亦可对应;若就其译文结构来说,其思想体系仍保持一致。具体内容,可从下页表所列品名对应情况可知。

(二)8-9 世纪的一种藏译本

在《解深密经》译出后,随着唐朝与吐蕃王朝以及西域之间的交往,促进了吐蕃王朝和西域的译经进程。有关藏译本འཕགས་པ་དགོངས་པ་རིག་པར་འབྲེལ་པ་ཞེས་བྱ་བ་ཐེག་པ་ཆེན་པོའི་མཛན་(《圣密意决解大乘经》)在8-9世纪出现了新的形态,改变了汉传8品的结构布局,形成10品或11品^⑬的新结构。其在《丹噶目录》中标作“117号,共1220颂,4卷”^⑭;在《至元法宝勘同总录》中标作“zy.0233”^⑮;在《德格版西藏大藏经总目录》中标作106号, No.4033, 位于经部通帙第49^⑯;在北京版西藏大藏经总目录》

《解深密经》汉藏品名对照表

	汉译本				藏译本
经名	相续解脱经	深密解脱经	解节经	解深密经	Hphags-pa dgoñs -pa ñes par h̄grel-pa shes-bya-ba theg-pa chen-pohi mdo
译者	求那跋陀罗	菩提流支	真谛	玄奘	不详
时代	刘宋	北魏	陈朝	唐朝	
卷品	两卷	五卷十一品	一卷四品	五卷八品	十品
品名	○	序品第一	○	序品第一	Don-zab bgoñs -pa ñes -parh̄grel(解甚深密意章)
	○	圣者善问菩萨问品第二	不可言无二品第一	胜义谛相品第二	
	○	圣者昙无竭菩萨问品第三	过觉观境品第二		
	○	圣者清净慧菩萨问品第四	过一异品第三		
	○	慧命须菩提问品第五	一味品第四		
	○	圣者广慧菩萨问品第六	○	心意识相品第三	Blo-gros yañs -pa(广慧菩萨品)
	○	圣者功德林菩萨问品第七	○	一切法相品第四	Yon-tan h̄byu ñ -gnas(功德林菩萨品或功德藏章)
	○	圣者成就第一义菩萨问品第八	○	无自性相品第五	Don-dam yañ -dag-h̄phags (成就第一义菩萨品或胜义生章)
	○	圣者弥勒菩萨问品第九	○	分别瑜伽品第六	Byams-pa(弥勒菩萨品或慈氏章)
	相续解脱地波罗蜜了义经	圣者观自在菩萨问品第十	○	地波罗密多品第七	Spyan-ras-gzigs dba ñ -phyug (观自在菩萨品或观自在章)
	相续解脱如来所作随顺处了义经	圣者文殊师利菩萨问品第十一	○	如来成所作事品第八	品名阙(可命名为曼殊师利章)

中标作“774号,十品,No.5535”^⑧;均可对应《大正藏》编号 no.672-673、no.675-676,以及南条文雄的编号 no.154-156、no.246-247。^⑨不过,南条文雄目录中并无译者。对于藏译本的研究,以 Étienne Lamotte、John Powers、野泽静证、李钟彻的校勘最佳,并附有无著、智藏、觉通、圆测的注释以及由藏文而猜拟的梵文词汇。藏文《瑜伽师地论·摄抉择分》亦有此经原文。就其研究内容来说,Étienne Lamotte 主张该经是小经集合的判定,认为其由“起源、时代各异之断片拼接而成”。^⑩这点假设已为 John Powers^⑪、平川彰、UI Hakuju^⑫、Peter N. Gregory^⑬、Kenneth Ch'en^⑭、Mervyn Sprung^⑮、Janice Dean^⑯、K. Régamy^⑰等学者接受。其中,UI Hakuju 认为《解深密经·序品》是最后加入的。而 Paul Demieville^⑱、高桥晃一、胜吕信静等人则对此假设表示否认,反而假设有一个完整的文

本存在,认为现存的节译本等都是从中选译的。

(三)20 世纪初的三种日译、一种法译、六种英译及一种韩译本

到 20 世纪初,随着唯识研究在西方的兴起,西方学者开始关注藏文译本在平行文本研究中的重要性。这种研究模式也影响到东亚学者。就其译介来说,可分为以下三类:

首先,对于法译本而言。Étienne Lamotte 在藏文基础上,于 1935 年,将藏文《解深密经》译为法文。该书中增加了无著等人的注释,并附有多处还原藏文为梵文的案例。值得注意的是,Étienne Lamotte 在最后主张《解深密经》为小经的集合。尽管这一观点已为后来诸多大家所接受,但仍有高桥晃一等人对其展开批判。

其次,对于英译本来说。在 20 世纪初,主要有四

种。首先,最早翻译《解深密经》的是1938年的K. Régamy,不过仅翻译了三品。^③其次,是1979年Mervyn Sprung^④和Janice Dean^⑤的译本,都仅翻译了《解深密经·胜义谛相品》一品。最后,是John Powers在1994年译自德格版甘珠尔的文本^⑥。该文的译介是作者分别在1992、1993年完成《〈解深密经〉的两种注释》^⑦、《〈解深密经〉中的诠释学与传统》^⑧之后进行的。其中,第一种是关于该经在诠释学方面的讨论,第二种则附有无著、智藏关于该经注释的英译和相关研究。到1998年,John Powers又将Jñānagarbha(智藏)的藏文注疏翻译为英文^⑨。

最后,则是跟随西方唯识研究步伐的日本和韩国。日本对于《解深密经》的译介,主要集中体现在深甫正文^⑩、渡边海旭^⑪,以及野泽静证的译本^⑫上。其中,前二者是从玄奘译本翻译为日文,最后一个则译自藏文本《分别瑜伽品》。在韩文的译介上,仅有金天龙在1999年译自玄奘译本的文本。^⑬韩文、日文译本在序言部分都有导读性介绍。

(四)21世纪的两种英译本和一种西班牙译本

21世纪的三种译本,均是根据玄奘译本所译。其中,英译本^⑭,由P. B. Tan译。另外一本则为John P. Keenan在2000年所译^⑮。至于西班牙译本,则由Maximino Miyar Teja所译。^⑯三译本均有相应的脚注,具有参考价值。

从上诸译本的概况来说,该经自5-6世纪真谛、菩提流支等人的译介,经历2个世纪的发展,汉传佛教才形成以玄奘译本为主流的《解深密经》文本。到8-9世纪,玄奘译本的影响开始衰弱,藏文译本则开始出现新的结构形态。在10-19世纪期间,未见有任何译本。直到20-21世纪,随着西方唯识学的兴起和对藏文本的重视,开始出现了日、法、英、韩、西班牙等跨语言文本的翻译。就其全部译介来说,菩提留支译的十一品和藏译的十品,以及依藏译翻译成法文、日文等文本,均按照菩萨的名称来定名。菩提留支将〈序分〉独立出来成为十一品,而藏译则将

〈序分〉编排进第一品中,仅真谛译本的序分跟其他译本差异比较大。玄奘译本为八品,以及依玄奘译本翻译的西班牙、英文、日文、韩文译本,均按照思想内容来定名,将“不言无二”等四个部分归入《胜义谛相品》,而其他译本则没有合并。尽管学术界围绕各种译本的研究,对译介词汇等内容提出了种种观点,但不可否认,其源头仍是现存最古的汉传四译和藏传译本。

二、《解深密经》注疏的文献史

自公元435-443年求那跋陀罗节译本的出现,到公元513年菩提流支全译本的译介,这一时期的唯识译文还带有旧唯识的色彩。不过,随着摄论学、地论学以及玄奘译介的展开,唯识在7世纪后进入了新时代。这也为该经的注疏、传讲和研究,乃至传播到敦煌等地区奠定了基础。不过,关于该经的研究,在10-18世纪期间停滞,直到18世纪末,才在日本的影响下,随着欧阳竟无的弘扬而回流到中国,一直持续到现代。就其情况,可分为三类:

(一)汉传《解深密经》注疏回顾

按《唯识学典籍志》^⑰、《法相宗章疏》卷一^⑱、《注进法相宗章疏》卷一、《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一、《东域传灯目录》卷一^⑲、《续高僧传·释法泰传》卷一^⑳等文献所记载,7-10世纪的汉传《解深密经》注疏大都已亡佚,仅少量存世。就其概况,有两点需要引起重视:

首先,就其亡佚的内容来说,可分为两系:(1)玄奘系注疏,主要有令因《解深密疏》十一卷、玄范《解深密疏》十卷、元晓《解深密疏》三卷、璟兴《解深密经疏》若干卷等。(2)真谛系注疏,主要有真谛在陈天嘉二年(561)于梁安郡建造寺自造的《解节经疏》四卷,以及释法泰根据真谛疏所造的《解节经义记》^㉑。

其次,就其现存的注疏文献而言,亦可分为两系:(1)现存的七种玄奘系注疏,主要有圆测《解深密经疏》十卷^㉒、遁伦《解深密经注》五卷^㉓,以及ZSD.065号《解深密经抄》残卷^㉔BD.03416号《解深密经疏》残

卷^⑥、P.2258号《百法论疏释及解深密经疏抄》残卷^⑦五种。其中,ZSD.065、BD.03416、P.2258写本,均抄录并删改自圆测《解深密经疏》,最后一种具有对圆测疏进行复注的性质。此外,尚有欧阳竟无《解深密经注》十卷^⑧、藏要本《解深密经》^⑨两种。此中,欧阳竟无之注,在民国六年仲夏(1957),取《佛地经》的亲光之疏文,混合遁伦的《瑜伽论记》卷二十上到二十一上的注疏部分组成,由金陵刻经处出版。据此,笔者比对了空海的《解深密经注》^⑩,发现二注完全相同,应是欧阳竟无参考了空海的内容。第二种藏要本,则采用了弘教藏校勘成果,以南宋本为底本,侧重参校了该经的同经异译文和藏语本。但比较可惜的是,对藏语的校勘仍有诸多不足。(2)现存的一种真谛系注疏,主要为“中国‘支那内学院’自《解深密经疏》中辑佚而成的一卷《解节经真谛义》”。^⑪该辑佚文保留了大部分真谛对于《解深密经》的看法。从上述汉传现存注疏来说,保存最完整的仅圆测、遁伦之疏,其余皆为零散之叙述。

(二)藏传佛教《解深密经》注疏情况

相对于亡佚的汉传注疏,藏传佛教的《解深密经》注疏保存的相对齐全。依《丹噶目录》^⑫所载则有五部,《东北目录》所列则有三部。就其所存状况,陈述如下:

1.《圣密意决解解说》(‘*phags pa dgongs pa nges par ’grel pa ’i nram par bshad pa*’),共2卷十一纸,由3—4世纪之Thogs med(无著)撰^⑬,jinamitra(胜友,护法的弟子)、śīlendra-bodhi(戒主觉)、Ye-śes sde(智慧军)在7—8世纪合译^⑭。在1985年,该译本在印度德里出版。^⑮就整体内容来说,该文侧重对某些关键问题、章节大意等进行简洁、精炼地诠释,比如对“胜义”(ultimate)、阿赖耶识的处理。尽管如此,仍有一些类似于“唯识性”(Vijñapti mātra)等核心问题不被关注和讨论。该疏的缩略版校注,可参考Lamotte的译本,以及John Powers参考Étienne Lamotte、无著之注释而成的译本。^⑯对于该疏,John Powers在引用宗喀

巴《了不了义善说藏论》时,提及无著的另外一部Viniscaya-saṃgrahaṇī曾对《解深密经》进行简要性引用和说明。^⑰据此按图索骥,我们可在北京版《西藏大藏经》第一百十一卷第63叶b5—103叶d7中找到将近576纸的疏文。此疏引用了111个《解深密经》的原文,对《解深密经》有比较中肯的论述。比如,无著站在胜义的内容上回答瑜伽行派对于现象的无自性和无生的看法。^⑱

2.《解深密经广释》(‘*phags pa dgongs pa zab mo negs par ’grel pa ’i mdo ’i rgya cher ’grel pa*’)^⑲,共75卷,为吐蕃译师Hgos chos-grub(法成)译自求学于玄奘的韩国学生圆测(613—696)^⑳之疏。该疏对《解深密经》的注释风格不同于其他相同经典的注释。其他诸如无著、智藏等人的解释都侧重阐发原经的思想,而圆测则先整体说明每品,然后根据每个经文,引用无著、世亲等人各种不同的观点来解释,甚至还有冲突性比较强的观点。尽管如此,其所保留的现代已亡佚的注疏引文仍有很大的价值。该疏的汉、藏、蒙、韩四种语言校勘本,以韩国李钟彻所做最佳。

3.《圣密意决解经中圣弥勒品略疏》(‘*phags pa dgongs pa nges par ’grel pa ’i mdo las ’phags pa byams pa ’i le ’u nyi tse ’i bshad pa*’),为东印度欧提毗舍(Odivīśa)、精通三藏的僧人Jñānagarbha(智藏)于8世纪所造^㉑。其人曾在藩伽罗(Bhaṃgala)为室利笈多(śrīgupta)的学生,同觉智(Buddhajñānapada)、观誓(Avalokītvratā)、清辨、寂护所传的自续中观派一脉相承^㉒。格鲁派称之为Sautrāntika Svātantrika Mādhyamika(经部行中观自续派)。^㉓在教理的诠释上,与月称(Candrakīrti)有一定的契合。不过,仍有Bu ston和Go rams pa将其纳入大乘瑜伽行派来处理,认为其传承与Sumatīśīla(善主戒)和Sthiramati(安慧)的体系相关。^㉔Ruegg也认为智藏的中观和瑜伽行并不兼容,多以瑜伽行来说。^㉕若排除这些差异性的讨论,我们从中可知智藏的教理体系含有中观和唯识的思想。这点,我们也可以从Jñānagarbha对《弥勒品》所作的

细致、完整、让人信服的解释可知。另外,14世纪左右的格鲁派宗喀巴在 Legs-bshad-snying-po(辨了不了义善说藏论)中的判教就是根据该经及疏所涉及的三时判教和了义判定,从而展开对名言有、世俗有、胜义有、自性有等概念的梳理,并由此展开对瑜伽行派与中观学派间的争议进行调和。^⑥该疏在1998年,有 John Powers 的英译本。^⑦另外,野泽静证在1957年已对智藏的注疏做了日译^⑧,现已由李凤媚在2014年译为中文^⑨。

4.《圣深密意决解经解说》(‘phags pa dgongs ’grel nges par ’grel pa ’l mdo ’i rnampar bshad pa)^⑩,由 Byañ-chub rdsu-hphrul(觉通)^⑪在8-9世纪^⑫所造。该疏于1985年在印度德里出版^⑬。位于北京版《西藏大藏经》第144卷 Co 帙和第145卷 Cho 帙。^⑭不过,北京版没有作者名字题记,仅德格版有。此外,Steinkellner 赞同 Bu ston 的说法,认为该疏的作者或翻译者应该是与智藏同时期的 Cog ro Klu’i rgyal mtshan,而现存所记录的 Byañ-chub rdsu-hphrul 仅是作为 King Khri Srong lde brtsan(赤松德赞王)时期以及贡献诸多藏传密宗圣典的代号而已。^⑮就其全文所解的内容特色来看,翻译者没有注释所有的内容,也没有引用他人的观点,而是挑选与自己相应的内容进行注释。反观圆测对章句引用他人观点进行详细分析的风格,就显得十分不同。故该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跟圆测之疏进行互补。若就其注释的精彩之处来说,其对第八品〈如来成所作事品〉的诠释可谓重中之重。

此外,根据 Ernst Steinkellner 的调查,尚有 Bu ston 在 *Catalogue of Translations of Doctrine* 中提及五种已亡佚的藏传注疏。就其名单,可罗列如下:(1) *dGoñs pa ñes par ’grel pa ’l tīkā chen po*(Lalou 530; Nishioka 659),一共60卷;(2) *dGoñs pa ñes par ’grel(: ’brel)pa ’l (:ba ’i)bsdus ’grel*(Lalou 533; Nishioka 661),一共1卷;(3) *dGoñs pa ñes par ’grel pa ’i mdo ’i bśad pa of mu tig btsan*(Nishioka 2925),该疏作者大约在8-9世纪左右,卷数不明;(4) *bKa’ yañ dag pa ’i tshad ma mdor bstan*

pa(Nishioka 2909),大约是赤松德赞(Khri sron ide btsan)时期的人物,即8世纪左右,共1卷;(5) *dGoñs pa ñes par ’grel pa ’i tīkā* (Lalou 566, Nishioka 671),该疏为圆测的简略性注疏,共9卷。^⑯这些注疏大约在7-9世纪左右创造,不过在13世纪之前就已经亡佚了。结合前期现存的注疏,可见藏传对于该经注释的高潮大约在7-9世纪之间。

日本佛教的注疏情况:《解深密经》在日本的诠释、讲解,直到18世纪末才开始兴起。就《国书总目录》《唯识学典籍志》^⑰以及大谷大学所藏的和古书记录而言,其所存的文献一共有16件:(1)南都西京药师寺释基辨于天明第六藏次丙午季秋月念八日(1786),在京都西堀川四条上町刊刻有《解深密经料简》一卷,为和刻本。(2)香树院都讲北越(越后)德龙寮司(香树院师或德龙和上)的六个文献:文化十年(1813),有《解深密经讲义》二卷、《续讲》一卷,该讲记由南越顺艺所记、丹山顺芸抄写,现馆藏在大谷大学。同年,制作《解深密经大科》一册、《解深密经义图》一册,该写本由越后刈羽郡井冈愿净寺渡边法瑞所藏。同年四月廿三日(1813),将讲义的内容合并为七卷的《解深密经讲赞》,该写本现馆藏于大谷新潟无为信寺。此版本,后又合并为五册的《解深密经记》。(3)佚名所撰的《解深密经品目》一卷,收录于三康图椎尾的《简要录》,该书原书记为缘山南塔二念菴旧藏(写本)。(4)佚名所撰的《深密经听记》五卷,不详,文化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1814),为龙谷藏的和写本。(5)智幢述、了观所记的《解深密经闻记》三卷,天宝五年(1834)写本,现存大谷。(6)至善所述、冠严写的《解深密经记》二卷二册,嘉永第七寅七月十四日(1854)的和写本,现藏于龙谷。此外,尚有署名冠严所造的《解深密经记》二卷。经查,此亦为至善所述。(7)德霖述、显道记的《解深密经德霖记》二卷二册,安政六年(1859)的和写本,馆藏于大谷。(8)行忠述、显道记的《解深密经闻书》四册,文久元年(1862)的和写本,馆藏于大谷。(9)云乐述的《解深密经记》

二卷二册,庆应三年五月十八日开翻(1867)的和写本,馆藏于大谷。^⑧从以上9类16篇文献来看,其时间最早从江户时代开始,最晚到文久元年。除了科判、讲记性质外,具有注疏特点的仅有基辨、至善、德霖、云乐之笺注。

从上述注疏的时间来看,《解深密经》的研究集中在两个时间段,第一个阶段是6-10世纪,第二阶段是18-19世纪。其中,以藏传的注释最多,汉传注疏其次,东传日本的诠释最少。在第一个阶段,汉传佛教的注释以真谛和玄奘两系为主,中国西藏注疏则侧重以无著、智藏为主。在第二个阶段,汉藏语系佛教和日本佛教多重视传讲,仅日本释基辨等四人的笺注具有注疏性质。故从整体来说,可分为以智藏为核心的中观流,以及以无著、圆测为中心的瑜伽流。若就瑜伽流来说,中、日对于《解深密经》的注释、传讲,大都局限在圆测的《解深密经疏》中去陈述。对于汉文注疏而言,除却真谛系势弱外,只剩下玄奘系的圆测之疏一家独大,而这两种恰恰是古、今唯识区分的代表。相对于中观流的《解深密经》注疏,瑜伽行派依旧在文献主体上占了主流。

三、总结

《解深密经》自公元5世纪初被译介入中国,随着宗学的诠释和弘扬,围绕这些宗学和译本的文献,以及相关的瑜伽行实践,逐渐成为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学者乃至欧美学者的关注点。就文献历时情况来说,可总结为以下三点:

首先,就其译本来说:(1)在5-7世纪,主要有两种求那跋陀罗节译本、一种菩提流支全译本、一种真谛节译本、一种玄奘全译本。(2)在8-9世纪,有一种藏文全译本。(3)在20-21世纪初,跨语言文本的翻译,主要有:深甫正文、渡边海旭的全译本,以及包括野泽静证节译本在内的三种日译本;一种由Lamotte译自藏文的法文译本;包括K. Régamy、Mervyn Sprung、Janice Dean节译本以及John Powers、P. B. Tan、Maximino Miyar Teja全译本在内的七种英译本;金天龙的

韩文全译本。

其次,就其注疏来说,则主要集中在7-10世纪、18-20世纪两个阶段。在7-10世纪,主要有瑜伽行派和中观流派两个方向:在瑜伽行派代表中,主要有无著、令因、玄范、元晓、璟兴、真谛、法泰、圆测、遁伦、空海、法成、基辨等。在中观流派代表中,主要有智藏、觉通等。至于Ernst Steinkellner所提及已亡佚的五种藏传注疏,其中 *dGois pa nes par 'grel pa 'i tika* 是对圆测疏的简化,可归入瑜伽行派;而其余四种目前则无法判定属于哪种学派。故就上文所提及的宗学资料来说,在瑜伽行方面,汉、藏语系都秉承无著的体系。不过,汉传佛教在后来分出以真谛为代表的真谛系,以及以圆测、遁伦为代表的玄奘系两种系统。其中,真谛系以真谛、法泰为主,目前仅有真谛之疏的辑佚本存世,而玄奘系的也仅有圆测、遁伦、空海、欧阳竟无四种疏传世。就玄奘系而言,空海、欧阳竟无两种疏在本质上均为遁伦之疏。也就是说,玄奘系实际存在的《解深密经》注疏仅有圆测、遁伦之疏而已。此两疏也为公元18-20世纪的基辨、德龙、智幢、至善、冠严、德霖、行忠、筑后云乐等日本学者所继承。

最后,就该经之译本及注疏的历史流变而言,译本在宗学上没有诠释的学派差异,却有校勘上的差异;在宗学诠释文献群上,尽管部分文献显示出中观自续派的特性,但在大部分文献上仍显示出以瑜伽行派为主流的色彩。

注释:

① 见 Lewis Lancaster, "The Oldest Mahāyāna Sūtra", *The Eastern Buddhist*, vol. 8, 1975, p. 30-41.

② Lambert Schmithausen, "Spiritual practice and philosophical theory in buddhism", *German Scholars on India*, Chowkhamba Sanskrit Series Office, 1976, p. 256.

③ John Powers, *Two Commentaries on the Samdhinirmocana Sutra*, Edwin Mellen Press, 1992, p. 4.

④ Alex Wayman, *Analysis of the śrāvakabhūmi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pp. 19-46.

⑤ Sylvain Lévi. transl, *Mahāyāna-sūtrālamkāra: exposé de la doctrine du Grand Véhicule selon le système Yogācāra*, Librairie Honoré Champion, 1911, pp. 1-7.

⑥ Nakamura Hajime, *Indian Buddhism: A Survey With Bibliographical Notes*, KUFS Publication, 1980, p. 264.

⑦ [日] 勝呂信静:《瑜伽论の成立に関する私見》,《大崎学报》1976年第129号,第14页。

⑧ 包蕾:《解深密经的真理观》,台湾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第4页。

⑨ John Powers, *Wisdom of buddha: The Sa dhinirmocana Sūtra*, Dharm Publishing, 1994, p. 8.

⑩ Matsuda Kazunobu, "Sanskrit Fragment of the Sam dhinirmocanasūtra", *The Foundation for Yoga Practitioners*, Edited by Ulrich Timme Krag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938-945.

⑪ 见《开元录》卷八。别有《内典录》卷六和卷九载为“长安慈恩寺”,此处依《开元录》。

⑫ 山田龙城:《世界佛学名著译丛》79:《梵语佛典导论》,许洋译,台北:华宇出版社,1985年,第47页。

⑬ 圆测:《解深密经疏》卷一,《卍续藏》第34册,第597页上。

⑭ 演培:《解深密经语体释》,台北:天华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第1页。

⑮ 高崎直道等:《唯识思想》,东京:春秋社,1995年,第1-60页。

⑯ 见《众经目录》卷1,《大正藏》第55册,第120页上;《开元释教录》卷5,《大正藏》第55册,第528页上。

⑰ 缩略符号含义,详见《昭和法宝总目录》卷1,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29年,第150页。以下例同。

⑱ 见 John Powers(1992), p. 5.

⑲ 具体时间,详见《高僧传》卷三、《解深密经疏》卷一所载。

⑳ 见 John Powers(1992), p. 5.

㉑ 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六,《大正藏》第49册,第68页上。

㉒ 见《深密解脱经》卷一,《大正藏》第16册,第665页上。

㉓ 同上。另有《历代三宝记》卷三和《开元录》卷六所载的“洛阳”、《解深密经疏》卷一所载的“嵩山少林寺”。

㉔ 关于这个时间探讨,可参见:(1)圆测《解深密经疏》,《卍续藏》第21册,第179页上。(2)圆测《解深密经疏》卷一引《历代三宝记》的推测之文,《大正藏》第49册,第88页中。就两则文献提到的四个时间来看,学术界和教界形成两种看法:第一种,John Powers(1992:6)主张采取圆测《解深密经疏》卷一引真谛翻译目录所说的时间。第二种,圆测引费长房经录所说“陈保定年中”(561-565),故将时间推定为公元557年。其中保定是北周武帝的年号,与陈朝有出入。相较来说,应依真谛翻译目录的时间为准,故不采纳圆测的观点。

㉕ 关于建造寺,见《解深密经疏》卷一中所引真谛翻译目录。另外,《解深密经疏》卷一中圆测还叙及“西京故城四天王寺”。此处依真谛目录。

㉖ 参见圆测:《解深密经疏》卷一,《卍续藏》第34册,第597页中。

㉗ John Powers(1992), p. 6.

㉘ 十一品,教界和学界也有将第一品中关于汉传《解深密经》之序独立出来,从而形成十一品之说。

㉙ Shyuki Yoshimura, *The denkar-ma: An oldest 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Buddhist canons with introductory notes*, Ryukoku University Press, 1950, pp. 50-51.

㉚ 黄明信:《汉藏大藏经目录异同研究:〈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及其藏译本笺证》,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年,第351页。

㉛ A catalogue-index of the Tibetan buddhist canons, Shri Satguru Publisher, 1983, pp. 245-248.

㉜ 黄明显:《藏汉对照西藏大藏经总目录》,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278页。

㉝ Bunyiu Nanjio, *A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Buddhist Tripitaka: the sacred canon of the Buddhists in China and Japan*, Nabu Press, 2011, p. 356.

㉞ Étienne Lamotte, *Samdhinirmocana-sūtra: l'explication des mystères*, Université de Louvain & Adrien Adrien Maisonneuve Press, 1935, p. 17.

㉟ John Powers(1992), p. 7.

㊱ UI Hakuju, Indo Teisugakushi, Iwanami Shoten Press,

1930, p. 323.

③⑦ Peter N. Gregory, "Chinese buddhist hermeneutics: The case of Hua-ye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vol. 51, no. 2, 1983, pp. 232-233.

③⑧ Kenneth Ch'en, *Buddhist in Chin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365-386.

③⑨ Mervyn Sprung, *Lucid Exposition of the Middle Way*, Routledge & Kegan Paul Press, 1979.

④⑩ Janice Dean, *On knowing Reality*, Cou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④⑪ K. Régamy, *The Samādhirāja-sūtra*, Wydawnictwo Szkolne i Pedagogiczne, 1938.

④⑫ Paul Demieville, "In an untitled review article", *Journal Asiatique*, vol. 228, 1936, p. 646.

④⑬ K. Régamy(1938).

④⑭ Mervyn Sprung(1979).

④⑮ Janice Dean(1979).

④⑯ John Powers(1994).

④⑰ John Powers(1992).

④⑱ John Powers, *Hermeneutics and Tradition in the Samdhinirmocana-Sutra*, Motilal Banarsidass Press, 1993.

④⑲ John Powers, *Jnanagarbha's Commentary on Just the Maitreya Chapter from the Samdhinirmocana-Sutra*, Indian Council of philosophical research, 1998.

⑤⑩《国译一切经》第28册,北京:大东出版社,1990年。

⑤⑪渡边海旭等译:《维摩经·解深密经:现代意译》,佛教经典丛书刊行会,1922年。

⑤⑫此品全文已由李凤媚自日文转译为中文《大乘瑜伽行研究——〈解深密经·圣者慈氏章〉及疏之译注》。

⑤⑬金天龙:《国译解深密经》,汉城:宝莲阁,1995年。

⑤⑭ P. B. Tan, *A Profound Discourse on Complete Meanings, Insight and 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Independently published, 2021.

⑤⑮ John P. Keenan, *The scripture on the explication of underlying meaning*, Numata Center for Buddhist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2000.

⑤⑯ Maximino Miyar Teja, *Sutra Explicando lo Profundo*, 译文详见https://www.academia.edu/12642111/Sutra_Explicando_lo_Pro

fundo Samdhinirmocana Sutra(非正式出版物,2022.05.23)

⑤⑰结成令闻:《唯识学典籍志》,东京:大藏出版社,1985年,第174-177页。

⑤⑱《法相宗章疏》卷一,《大正藏》第55册,第1138页中。

⑤⑲《东域传灯目录》卷一,《大正藏》第55册,第1153页上。

⑤⑲《续高僧传》卷一,《大正藏》第50册,第426页上。

⑥①见《解深密经》卷一所引的真谛翻译目录。

⑥②参见《新纂续藏》第21册的〈中国撰述·大小乘释经部十九·方等部〉、《五大本续藏经》第一编第35套部分,以及稻叶正就的 *Enjiki Gejinmikyosho Sanitsububan no kanbun-yaku* (Hōzōkan, 1949), *Restoration of Yīian-tse's Chieh-shen-mi-ching-shu Through Its Tibetan Counterpart* (Heirakyū, 1972), 和成观的《解深密经疏》(佛陀教育基金会,2007年)。

⑥③通伦的《解深密经注》,主要载于《瑜伽论记》卷二十至二十一(《大正藏》第42册,第760-806页中),后由欧阳竟无抄录出来单独成篇,于1985年在广化寺印行。

⑥④《中国书店藏敦煌文献》,北京:中国书店,2007年,第193页。

⑥⑤《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47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5页。

⑥⑥参见马德:《敦煌本〈百法论疏释及解深密经疏抄〉刍探》,《中国佛学》2021年第2期,第140-141页。该写本图片,详见马德所引国际敦煌项目(IDP)网站:http://idp.nlc.cn:80/database/oo_loader.a4d?pm=Pelliotchinois2258.

⑥⑦欧阳竟无:《解深密经注·序》卷一,南京:金陵刻经处,1957年,第1-3页。

⑥⑧《解深密经》藏要本第1辑第6种,南京:支那内学院,1920年,第1-2页。

⑥⑨《弘法大师杂著八种》,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75年。

⑥⑩《解节经真谛义》,南京:金陵刻经处,2002年。

⑥⑪ Shyuki Yoshimur(1950), pp. 50-51.

⑥⑫见 A. K. Warder, *Indian Buddhism*, Motilal Banarsidass Press, 1970, pp. 435-437; Alex Wayman, *Analysis of the śrāvaka-abhūmi Manuscrip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1961, pp. 19-46.

⑥⑬见 "Hphags-pa dgoñs - pa ñes - par hḡrel-paḡi nam-par bśad-pa", *Sde dge*, Vol. ii(118), Delhi Karmapae Choedhey Press, 1985.

⑦④ "Hphags-pa dgoñs - pa ñes - par hḡrel - pañi nam - par bś - ad - pa", Sde dge, Vol. ii(118), pp. 1-22.

⑦⑤ John Powers(1992), p. 17.

⑦⑥ John Powers(1992), p. 16.

⑦⑦ 北京版《西藏大藏经》第一百十一卷,台北:南天书局,1991年,第5537经第71叶^b - 71叶^c。

⑦⑧ འཕགས་པ་དགོངས་པ་མཐོང་པར་འགྲེལ་བའི་མདོ་རྩེ་ཆེར་འགྲེལ་པ།, mdo'gre, vol. 118, Delhi Karmapae Choedhey, 1985;该疏在德格版《西藏大藏经·经疏部》通帙第220Ti-222Di, no 4016, pp. Ti. 1b¹ - 291a⁷、Thi. 1b¹ - 272a⁷、Di. 1b¹ - 175a⁷。

⑦⑨ 见 Nakamura Hajime, Shin Bukkyō Jiten, Seinshin Shobo, 1961, p. 10.

⑦⑩ འཕགས་པ་དགོངས་པ་མཐོང་པར་འགྲེལ་བའི་མདོ་རྩེ་ཆེར་འགྲེལ་པ།, sems tsam, vol. 2(bi), Otani University Press, 1987;该疏可对应德格版《西藏大藏经·唯识部》通帙第226Bi, No. 4033, pp. 318b¹ - 345a⁷。

⑧⑪ UI Hakuju, A Complete 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Buddhist Canons, Sendai Press, 1934, p. 670.

⑧⑫ 此处格鲁派对其称呼主要是基于智藏的 satyadvaya - vibhaṅga , bden pa gnyis nam par' byed pa 来说。

⑧⑬ 见 David Seyfort Ruegg, The Literature of the Madhyamaka School of Philosophy in India, Otto Harrassowitz Press, 1981, p. 69; Malcolm Eckel, Jñānagarbha's Commentary 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wo Truth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 pp. 5-34; Matsumoto Shiro, "Jñānagarbha's Theory of Two Truths", Bukkyo Gaku, vol. 5, 1978, pp. 109-137.

⑧⑭ 见 Jeffrey Hopkins, Meditation on Emptiness, Wisdom Press, 1983, pp. 399-439.

⑧⑮ Ruegg, "The Literature of the Madhyamaka School in In-

dia", The Literature of the Madhyamaka School of Philosophy in India, Otto Harrassowitz Press, 1981, pp. 68-69.

⑧⑯ John Powers(1995), p. 10.

⑧⑰ John Powers(1998).

⑧⑱ Nozawa Jōshō, "Daijō - Bukkyō Yuga - gyō no", kenkyū. Study in the Yogācāra School of Mahāyana Buddhism, Hōzōkan Publish, 1957.

⑧⑲ 野泽静证:《大乘佛教瑜伽行研究——解深密经圣者慈氏章及疏之译注》,李凤媚译,高雄:弥勒讲堂,2014年。

⑧⑳ 见德格版《西藏大藏经·杂部》通帙第307. Cho-308. Jo, No. 4358。

⑨① 见 Ernst Steinkellner, "Who Is Byan Chub Rdzu Phrul: Tibetan and non-Tibetan Commentaries on the Samdhinirmocana-sūtra, A survey of literature", Berliner Indologische Studien, vol. 4-5, 1989, pp. 229-251.

⑨② John Power(1992), p. 20.

⑨③ Ārya - samdhinirmocana - sūtrasya - vyākhyāna, Delhi karmapag Choedhey, 1985.

⑨④ John Power(1992), p. 168.

⑨⑤ Lokesh Chandra, "Bstan bsgyur gyi dkar chag, yid bzhin nor bu dbang gi rgyal po'i phreng ba", The Collected Works of Bu-ston, vol. 26,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1971, pp. 401-643.

⑨⑥ Ernst Steinkellner(1989), pp. 245-246.

⑨⑦ 结城令闻(1985)。

⑨⑧ 此处日藏《解深密经》著疏内容,可见大谷图书馆古籍数据库:http://bib.otani.ac.jp/cat/listview_norm.php, 2018.10.25。另可参见结城令闻(1985),第174-177、595-600页。